



耶戈爾·布雷喬夫 和別的人

高爾基著

55

1

耶戈爾·布雷喬夫和別的人

(几場戲)

高爾基著

焦菊隱譯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М. ГОРЬКИЙ
ЕГОР БУРЫЧОВ И ДРУГИЕ

根据《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ом 18 (Государ-
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译出

**耶戈尔·布雷乔夫和
别的人**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69·480 字数70,000 开本797×1092毫米1/32 印张3 $\frac{1}{2}$ 插页1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册

定价 (7) 0.31 元



《耶戈爾·布雷喬夫和別的人》——國立瓦赫坦戈夫劇院演出



《耶戈爾·布雷喬夫和別的人》——國立瓦赫坦戈夫劇院演出

人 物

耶戈尔·布雷乔夫

克謝尼雅——他的妻子。

娃尔娃拉——克謝尼雅所生的女兒。

舒拉（阿列克山大拉）——私生女。

米拉尼雅——女修道院長，克謝尼雅的姐姐。

茲奉佐夫——娃尔娃拉的丈夫。

嘉欽——他的表弟。

巴希金（莫凱依·巴希金）。

陀斯契加耶夫（瓦西里·陀斯契加耶夫）。

叶丽札薇塔

安托尼娜

阿列克塞依

} ——陀斯契加耶夫的前妻所生的
兒女。

巴夫林——神父。

医生

吹喇叭的

札布諾娃——女巫。

普罗波捷依——有造化的人。

格拉菲拉——女僕。

塔伊霞——米拉尼雅的小使女。

莫克罗烏索夫——警察。

雅科夫·拉普捷夫——布雷乔夫的教子。

多納特——看守林子的人。

第 一 幕

一个富商家里的餐厅。巨大、笨重的家具。一张皮面的宽坐榻，旁边是通二楼的楼梯。右角是多角灯龕式的落地窗，通到花园。晴朗的冬季白天。克謝尼雅坐在桌边，洗着茶具。格拉菲拉在落地窗那里忙着弄花。阿列克山大拉上，她穿着睡衣，赤脚穿着拖鞋。没有梳头，紅銅色的頭髮和耶戈尔·布雷乔夫的一样。

克謝尼雅 嚇，舒尔卡①，你睡得可……

舒拉 不要唠叨，沒有用。格拉莎②——咖啡！报纸呢？

格拉菲拉 給娃尔娃拉·耶戈罗夫娜送到楼上去了。

舒拉 拿下来，就訂这么一份报纸，是为大家看的，这俩鬼！

克謝尼雅 俩鬼——这是說誰呀？

舒拉 爸爸在家嗎？

克謝尼雅 看伤兵去了。你說的这俩鬼——是指他們茲奉佐夫夫妇嗎？

① 阿列克山大拉的卑称。——譯者注。

② 格拉菲拉的爱称。——譯者注。

舒拉 是，就是他們。(打電話)17—63。

克謝尼雅 那我就告訴他們茲奉佐夫夫婦去，說你怎樣侮辱他們！

舒拉 給叫一叫托尼雅①！

克謝尼雅 你要鬧成什麼樣子呀！

舒拉 是你嗎，安托尼娜？我們滑雪去吧？不去？為什麼？看戲？別說啦！哎你呀，你这个不合法的寡婦！……那好吧。

克謝尼雅 你怎么可以把人家姑娘叫作寡婦呢？

舒拉 她的未婚夫死了還是沒死呢？

克謝尼雅 人家究竟還是個姑娘呢。

舒拉 可您怎麼知道呢？

克謝尼雅 嘿，沒羞沒臊的丫頭！

格拉菲拉 (送上咖啡) 報紙娃爾娃拉·耶戈羅夫娜自己帶來。

克謝尼雅 論你的年紀，你懂得可太多了。要小心：你懂得的越少——睡得才越沈穩。我當初在你這個歲數上，什麼都不懂。……

舒拉 您就是現在也還是……

克謝尼雅 呸你的！

舒拉 瞧，親愛的姐姐端着架子、大搖大擺地走下來啦。Bonjour, madame! Comment ça va? ②

① 安托尼娜的愛稱。——譯者注。

② 法語，日安，夫人！怎樣呀，好嗎？——譯者注。

娃尔娃拉 都十一点了，你还没有穿衣裳、没有梳头……

舒拉 又开始了。

娃尔娃拉 你越来越厚着脸皮地利用父亲溺爱你……利用他生着病。……

舒拉 你这話——要說多久哇？

克謝尼雅 父亲的健康算得了她的什么？

娃尔娃拉 我得把你的行为都去告訴他。……

舒拉 預先謝謝。說完了吧？

娃尔娃拉 你呀——是个糊涂虫！

舒拉 我不相信！有糊涂虫——可不是我。

娃尔娃拉 紅頭髮的糊涂虫！

舒拉 娃尔娃拉·耶戈罗夫娜，你这完全是白白浪費精力。

克謝尼雅 瞧你教訓她吧！

舒拉 而且也会把你們的脾气給弄坏呀。

娃尔娃拉 好啦，……好啦，亲爱的！媽媽呀，我們到厨房去看看，厨子在那兒發脾气呢。……

克謝尼雅 他是心里不痛快，他的兒子打仗打死了。

娃尔娃拉 那也不成为發脾气的理由呀。現在打死的該有多少哇。……

克謝尼雅、娃尔娃拉下。

舒拉 要是她那个漂亮的安德路沙^①叫人害死的話，那

① 茲奉佐夫的名字安德列的爱称。——譯者注。

她可就要吵上了天啦！

格拉菲拉 您逗弄她們沒有用处。赶快喝吧，我得把这兒收拾干淨啦。（端着茶饮，走出。）

舒拉坐下，往后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两手托在蓬松着紅銅色頭髮的脑后。

茲奉佐夫 （穿着拖鞋，从楼梯上偷偷地走过来，由她背后把她抱住）你出神想什么啦，紅毛小山羊？

舒拉 （沒有睜眼，一劲也沒有动）不要碰我。

茲奉佐夫 为什么？你不是喜欢这样的嗎？你說——是
吧？喜欢的吧？

舒拉 不。

茲奉佐夫 为什么？

舒拉 放开手。您是假装的。您并不喜欢我。

茲奉佐夫 可是你願意叫我喜欢你，是吧？

娃尔娃拉出現在楼梯上。

舒拉 要是娃尔娃拉知道了……

茲奉佐夫 嘘……（閃到一边，教訓的口吻）噫，这个……

您應該控制自己的感情。好好讀書。……

娃尔娃拉 她宁願跟安托尼娜一塊兒說些厚臉皮的話，
吹吹胰子泡兒。……

舒拉 我是吹了，我喜欢吹胰子泡兒嘛。跟你什么相干——
——可惜肥皂嗎？

娃尔娃拉 我可惜的是——你。我不知道你将来可怎么生活。中学把你都給开除了。……

舒拉 瞎話。

娃尔娃拉 你的好朋友也是个半瘋子丫頭。

茲奉佐夫 她想學音樂。

娃尔娃拉 誰？

茲奉佐夫 舒拉。

舒拉 瞎話。我不想學音樂。

娃尔娃拉 你這話是從哪兒來的呢？

茲奉佐夫 舒拉，難道你沒有說過你想學嗎？

舒拉（走出去）我從來沒有說過。

茲奉佐夫 ……奇怪。這總不見得是我自个兒捏造的
吧！你呀，娃利雅^①，你對她太凶啦。

娃尔娃拉 可是你也過於溫柔啦。

茲奉佐夫 過於——這是什麼意思！你是知道我的計劃
的。……

娃尔娃拉 計劃是計劃，可是我覺得你溫柔得令人懷疑。

茲奉佐夫 你腦子想的淨是些蠢事。

娃尔娃拉 是嗎？淨是蠢事？

茲奉佐夫 你自己想想，在這麼嚴重的時期，鬧一場吃
醋的笑話，這合適嗎？

娃尔娃拉 你為什麼下樓到這裡來？

茲奉佐夫 我？這兒……報紙上有一段廣告。還有，那
個看林子的人來了，說：農民們圍住了一隻熊。

① 娃尔娃拉的爱称。——譯者注。

娃尔娃拉 多納特在厨房里呢。广告——說的什么呀？
茲奉佐夫 你这个样子，实在是，叫人气愤！你是怎样
对我說話呀？我是什么——小毛孩子嗎？鬼才知道……

娃尔娃拉 不要冒火！好像是父亲回来了。可是看你这个样子。

茲奉佐夫急忙走上楼去，娃尔娃拉出去迎接父亲。
舒拉穿着一件草綠色的厚厚的短上衣，戴着一頂草綠色的便帽，一进来就向电话机跑去；布雷乔夫把她中途扯住，一声不响地紧抱在怀里。巴夫林神父穿着淡紫色的法衣，隨在他后边走进。

布雷乔夫 （坐在桌旁，撫着舒拉的腰；她撫摸着他那發了灰的紅銅色頭髮）殘廢了这么多的人，看着都可怕。……

巴夫林 舒展得像朵花了嗎，舒罗奇卡^①？請原諒吧，沒有和你握手。……

舒拉 該是我去握手的，巴夫林神父，不过爸爸把我捉住了，像只熊似的。……

布雷乔夫 別說了！舒尔卡，安靜一会！現在这些人可叫他們怎么办？不中用的人，在战前我們就已經很多了。我們毫无目的地捲进了這場战争。……

巴夫林 （嘆气）最高当局自有它的考慮……

布雷乔夫 那次跟日本人打仗也是沒有好好考慮，結果

~~~~~  
<sup>①</sup> 也是阿列克山大拉的愛稱。——譯者注。

在全世界面前受了耻辱。……

巴夫林 但是战争不仅仅能破坏，而且也同样能丰富經驗，并且……

布雷乔夫 一些人在作战，另外一些人在作贼。

巴夫林 况且，世上任何事情，沒有神的意志，就不能發生，所以——我們抱怨又有什么意义呢？

布雷乔夫 巴夫林·薩韋里耶夫，你就停止傳教吧。舒罗克<sup>①</sup>，你是准备去滑雪的嗎？

舒拉 是，在等安托尼娜。

布雷乔夫 那……很好哇！要是沒走开，我过上五分鐘再喊你来。

舒拉跑出去。

巴夫林 長得多么匀称啦，已經是个少女了。……

布雷乔夫 身材很好，也灵活，可就是相貌不怎么样。她的母亲也不美。聪明得像魔鬼，就是不美。

巴夫林 阿列克山大拉·耶戈罗夫娜的相貌……是有特色的……并且……也不缺少魅力，她母亲是哪里的人哪？

布雷乔夫 西伯利亞的。你說起最高当局……神的意志，还有等等之类的话，好，那么国家杜馬——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从哪里来的呢？

巴夫林 国家杜馬，这个……可以这么說——那是当局

---

① 也是阿列克山大拉的爱称。——譯者注。

本身承認貶低自己。很多人認為，這甚至是一種致命的錯誤，不過對於一個在教堂供聖職的神父來說，參加議論這一類的題目，是不適當的，何況在我們這種年月里，僧侶的本分，是要激勵勇敢的精神……和加深對皇座、對祖國的熱愛。……

布雷喬夫 激勵精神，激勵得進了爛泥坑了……

巴夫林 正如您所知道的——我說服了我的教堂長老，把聖詩隊擴大；關於給新近正在建築的那座教堂，就是用您的同名字的聖徒耶戈爾命名的那座教堂，捐獻一口鐘的事，我也同樣和別特靈將軍<sup>①</sup>談論過。……

布雷喬夫 他沒有為這口鐘捐錢吧？

巴夫林 拒絕了，而且，甚至令人不愉快地開玩笑：“銅器，”他說，“即或是軍樂隊里的——我都不喜歡！”所以，為了您這一點病，如果您來捐獻這口鐘，不是很好嗎？

布雷喬夫 （站起來）鐘聲治不好病。

巴夫林 怎麼知道呢？科學找不出疾病的原因。在國外某些療養院里，就用音樂治療，我聽說。我們這兒也真有一個消防員，他吹喇叭給人治病。……

布雷喬夫 （微笑着）吹什麼樣的喇叭？

巴夫林 黃銅的，據說是一個極其大的喇叭！

~~~~~  
① 別特靈是一個德國姓；當時，沙皇政府里，有許多德國間諜，包括皇后；軍隊里甚至若干軍官都是德國人。——譯者注。

布雷乔夫 那好哇，如果喇叭大的話……治得好病嗎？

巴夫林 似乎是成功的！一切都可能，最尊貴的耶戈爾·瓦西里耶維奇！一切都可能。我們生活在神秘之中，生活在无数的和不可解答的神秘的昏暗之中。我們以爲什麼都是很光明的，可是這種光明產生於我們的理智，要知道這僅僅對我們的肉眼是光明，而靈魂呢，恐怕只有受理智的朦朧，甚至被理智所消滅呢。

布雷乔夫 （嘆一口氣）你的話真多呀。……

巴夫林 （越說越興奮）就拿那個有造化的普羅科彼作例子來說吧，這個被無知的愚民們稱爲傻瓜的男人，生活在怎樣的歡樂之中啊。……

布雷乔夫 看，你又來了，又是……傳教！再見吧。我疲倦了。

巴夫林 我誠誠懇懇地祝您身體健康。我爲您祈禱……

（走出。）

布雷乔夫 （摸着自己的右肋，向坐榻走去，呢喃着說）肥豬。叫基督的血和肉喂飽了的^①。……格拉菲拉！……哎喲……

娃尔娃拉 您怎麼啦？

布雷乔夫 沒有什麼。我叫格拉菲拉。嚇，你打扮起來啦！這是要到哪兒去？

~~~~~  
① 教堂里指聖餅是基督的肉身，聖酒是基督的血。——譯者注。



娃尔娃拉 給治好了的伤兵們举行的表演会……

布雷乔夫 鼻子上还架着玻璃片？說你的目力需要，那是謊話，你戴它是为了赶时髦。……

娃尔娃拉 爸爸，您最好跟阿列克山大拉談談，她的行动簡直可怕，变得完全不能叫人忍受了。

布雷乔夫 你們个个都好！走开！（叨念着）不能忍受。

等我病一好了，我赶你們出去受受看！

格拉菲拉 叫我了嗎？

布雷乔夫 叫了。哎，格拉哈<sup>①</sup>，你有多好看哪！健康！

結实！可是我的那个娃尔娃拉——簡直是一只水獺！

格拉菲拉 （向楼梯看了一眼）那是她的幸运。如果她長得美，你就会把她也拉到你的床上去了。

布雷乔夫 自己的女兒嗎？放明白点，糊塗女人！想想你說的是什麼話？

格拉菲拉 我說的是什麼話我明白！你把你的舒拉攏得紧紧的，就像攏个外人似的……就像个当兵的似的！

布雷乔夫 （吃一惊）你呀，格拉菲拉，真是發瘋啦！你是怎么啦，你吃我女兒的醋嗎？你怎么敢对舒拉这样想。像个当兵的似的。……像个外人似的！怎么，你也常在当兵的手里呆着嗎？嗯？

格拉菲拉 这不是閑扯这些的地方……也不是时候。叫我什么事吧？

---

① 也是格拉菲拉的爱称。——譯者注。